

消费降级后,他们改变了什么?

台传媒记者卢珍珍文/摄

2018年,“消费降级”当选为年度十大新词语,是“消费降级”概念火热的一年。

过去几年里,“消费降级”是个被反复提及的词汇,几度翻红。在年轻人中,大家开始倡导极简生活,主动记账,关注临期食品,并罗列起非必要不购买清单。

步入消费降级行列后,这群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?

生活的改变

去年4月,签下房屋买卖合同后,椒江的郑佳决定省钱。

“除了商业贷款,我们还向亲戚借了近120万元。”郑佳和老公是双职工,一年收入近40万元,原计划每年20万元的还款额度,在老公的再三建议下,被提升到30万元。

“一年存30万元”,成了郑佳一家的家庭年度项目。在这个存钱项目里,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消费降级。

郑佳每天必点的咖啡或奶茶,被替换成了速溶咖啡。这笔钱每个月可省下1000元左右。耀达百货化妆品专柜里,专柜的折扣和专柜小姐的耐心,被郑佳拒绝了,毕竟,“省点涂或不涂”也没那么难。六七十元一支的护手霜、润唇膏,郑佳选了二三十元的平替产品。存款意志力更大的老公,不再走进品牌专卖店,开始穿起两百元一件的羽绒服。

每个周末出去用餐的习惯,也被中止了,改在家里吃。孩子嘴巴馋了,老公会购买抖音上的优惠券,用餐时,他会提醒读小学的儿子带上学生证,这样能省上一二十元。

为了省钱,超市里被堆在手推车上的临期产品,郑佳开始关注起来。买一送一的小饼干或者酸奶,她第一次觉得真香。还有摆在降价水果区里那些略有破皮的水果,只要挑一挑、洗一洗还能吃,郑佳也会带回家。她多年习惯在线下实体店购买衣服、护肤品,去年开始,她学着下载了拼多多。

一个月4500元,是郑佳为一家四口人制定的日常消费额度。“一个月分3次,每次转1500元到微信零钱上,我只花这里的钱。”

消费降级初期,郑佳心里有种落差,但用着用着似乎也习惯了。短短时间内,郑佳有了一个新习惯,每

次消费前,她会打开微信,看看微信零钱账户上的余额。

王露晨说,刚毕业时,她就喜欢“瞎买”,也喜欢到处旅游。1993年出生的王露晨,临海人,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。

2020年疫情初期,被限制的出行自由,也冷却了王露晨的消费欲。以前,大学时买不起的高端护肤品,她会一样样补齐,但现在,她几乎不再怎么护肤了。以前总想吃遍没见过的美食,现在的她连外卖都很少叫,只在食堂吃。

过去三年的消费模式有它的惯性,以前更在乎外表或品牌的王露晨,开始过上极简生活,“处于低消费状态,更在意实用性”。

在仙居25岁的吴婷婷眼里,她消费降级的时间点,就在去年4月份。

那段时间,她的男朋友考上了事业单位,两人也结束了每个月必去杭州、宁波、丽水等地出游一周的节奏。“虽然不买奢侈品,但我们两个都是口腹之欲很强的人,出去一周时间,我们住在酒店,胡吃海喝逛各种网红店。这个一周的花费就得近万元,这笔钱是实实在在省下来了。”

最重要的是,吴婷婷和男朋友两人的积蓄,在过度消费之后,已经见底了。

不同的原因

在消费习惯变化的背后,这些年轻人经历了生活的变化。

疫情初期,王露晨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:“生病没有钱怎么办?”感染新冠后,新冠可能导致的基础病问题,让王露晨想起了自己的父母,“只有存钱才有保障”。

王露晨开始思考起自己的将来,目前,除了一辆已经还贷的车子,她的手上没有其他资产。提起将来,她突然模糊起来,不确切的事情还有很多,关于房子,关于婚姻,还有自己的未来。

“有钱在自己手上,会有安全感。”工资卡上的数字,成了王露晨唯一能够确认的东西。

为了赚钱,王露晨搞过副业,也买过基金。2021年,年轻人狂热地向往炒基金致富时,王露晨也跟风买过一段时间,最后成了被割的韭菜。“我眼光不行,别人说什么,我就买什么,但是我亏了。”老老实实的,王露晨现在只把钱放在银行卡里。



2019年毕业后,吴婷婷有过短暂的就业经验,受不了职场上的人事,2020年,她得到父亲的资助,自己创业开了一家水果店。

一年后,她将水果店赚到的钱,又投资了一家宠物店。因为疫情原因,没到半年时间,她的宠物店便关门了。

现在,她在线上经营了一家糕点店,并在椒江平桥小吃街附近开了一家线下门店。“线上店铺每个月的营业额有三四万元,利润在45%左右。”这笔钱被吴婷婷的男朋友固定存了起来,并买了理财产品。

“我的创业完全靠我的父亲,他也在外地做生意,疫情这段时间,他的生意受到了影响。接下来我希望能够靠自己。”吴婷婷说,她和男朋友即将步入婚姻这个事实,让她重新看待消费这件事。“现在忙着赚钱,没有出去玩后,心态也会放平的。”

在黄岩,年轻人王艺莎遇到了意外情况。

今年2月份,她的父亲因病去世了。“从前年开始,我每个月都会带父亲去医院复查买药,这笔钱都是我和姐姐平摊的。去年年底,他感染新冠后一直住院,花了六七万元。”

被动的,王艺莎降低了自己的消费需求。

父亲离开后,王艺莎重新考虑过生活的意义,考虑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“去年‘双11’,连必要的生活用品我都没买,这些真的没那么重要。”

更好的未来

前不久,郑佳整理衣柜,收拾出

两大箱未曾穿过的新衣服。这些衣服都因为喜欢被买下,但也因为各种原因未曾穿过。这样的浪费,近几年都不会再出现了。同样的,郑佳再也不用烦恼,该如何处理儿子过度消费的球鞋。“现在每个季节只买两双鞋对换,不会再买更多。”

“降低消费,也不是说降低生活标准。两百元的牛仔裤和上千元的牛仔裤,在保暖性和舒适度上,其实没差多少。”关于还完外债之后,是否会消费升级,郑佳思考后说:“也不会大幅度提升,毕竟有些消费是非必要的。”

值得高兴的是,消费降级后,去年,郑佳一家真的完成了“一年存30万元”的家庭存钱项目。

消费降级久了,有时候,王露晨也想在高压的生活状态下,通过购买一只奢侈品包包来解压。

但是,她忍住了。

“有段时间,我的工作压力很大,烦到焦躁。我在想,要不要买一个贵的包包,通过消费来给自己放松。不过,买了包我还得买贵的衣服去搭配,想来想去,觉得没有必要。后来就在一个咖啡馆,安静坐着喝了一个下午茶。”

王露晨发现,以前靠消费获得的快乐和满足,现在都无法成立了。“相比消费,我觉得人的陪伴才能让我真正放松。”

存在卡里的钱,对王露晨来说,有了更多的生活可能性。“以前只是很浅层地关注世界,现在开始关注自我,等自己修炼到位了,再去重新看看世界。”王露晨告诉记者,将来,她可能用卡里的钱付一套房子的首付,也可能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,比如报一个舞蹈培训班,“它至少可以帮我塑形”。



绘图 陈静

年轻人存钱是认真的

台传媒记者卢珍珍

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,2022年全年,人民币存款增加26.26万亿元,同比多增6.59万亿元。存钱正成为一种新风潮,年轻人记账、搞副业、买理财产品,努力搞钱的背后,只是为了账户里的数字往上蹭。

努力

每个月20号,当工资进账那一刻,温岭26岁的杨灵丹,就会把工资中的一半,转到另一个账户。这个账户上的钱,杨灵丹不会去动,当账面上的数字化零为整时,她再存到定期里。

自从工作后,存钱是杨灵丹的常规动作。“我不习惯超前消费,从大学开始,我就开始存钱。”

虽然在银行上班,但杨灵丹觉得自己不擅理财,买过基金,也买过理财产品,亏得更多一些。“我属于保守型,只能在银行里存定期。”杨灵丹笑着说。

这几年,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努力存钱,在存钱这件事上,他们是认真的。

26岁的木木(化名),是临海人,做营销工作,每个月工资9000元左右。木木从大学开始就习惯记账,今年是她毕业的第四年,也就是在今年,她决定每周、每月在小红书上打卡记账,“记账是为了明确知道自己的钱花在哪里了”。

存下4万元,是她这一年的存款目标。

年轻人王仁杰为了存钱,下载了一款记账软件。“只要完成365天记账打卡计划,这个软件就能返现金。”王仁杰说,他想去改善自己的消费习惯,当金钱的主人。“理财的第一步,就是要学会记账,刚好碰到这个记账软件有返现活动,我想靠这个活动来激励自己去记账。”

当缩减不必要开支,还是无法让钱积累得更快时,年轻人总会寻找开源的方法。最常见的,就是搞副业。

璐璐(化名)是台州一名大四学生,学的是美术,虽然还没有毕业,但她已经忙着赚钱了。

为了存钱,今年她决定断舍离,“开始自己做饭,上学期在平桥小吃街吃了一整个学期,胖了10斤,自己做饭不仅省钱而且健康。”

节流的同时,今年3月份,她在平桥小吃街附近租了个店铺,开了一家手工店。开业不到一个月时间,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开店决定:“生意意外惨淡,很多人喜欢DIY手机壳,但我没有上奶油胶,客流零。”

店铺没生意时,她已经寻思着出门摆摊了。

为了增加收入,璐璐还在小红书上出租了自己的时间和技能。

“国外有一档节目,讲的是出租‘什么都不干’的自己。我有空闲,又想增加自己的生活经历,就决定像那个节目一样,出租自己的时间和技能。我出租的时间不限,但是地址限台州市区。”璐璐在小红书上罗列了她可以服务的项目,比如陪人逛超市,陪人写作业,她也可以倾听对方的糟心事,“倾听为主,会给予简单的回复,不指手画脚,不泄密”。

根据出租内容的难易程度,对方每小时要给她支付30元到50元不等的费用,还要支付来回的车费。网上向璐璐咨询的人很多,需求也各不相同,有人想找她陪打羽毛球、帮忙修图、打扫家里的猫毛、当手模、写论文……但最后成交的,往往只是少数。

目标

大部分人存钱,是因为一些明确的目标,小到换手机、电脑、包包,大到买房、买车、育儿等等,但也有一部分人存钱,是因为眼前的不明确。

25岁的小林是黄岩人,在汽车制造行业工作,未来的不明确,让他觉得“存钱是必须的”。“我工资的50%用于理财,30%用于日常消费,20%固定在银行。未来有太多不确定性了,有钱才有安全感。”

由于工作的地点偏远,以及工作时间较长,这些客观原因也减少了小林的消费渠道。“我没有社交圈,用钱的地方自然少了。”工作压力大的时候,这个95后最想做的事情,是跑到一个地方去钓鱼,“平时很赶,工作时被客户各种催,休息时我就想让自己放松一下。”

人生的意外,让温岭的杨灵丹知道存钱的重要性。

“我亲戚生病时,他每天治疗以万元来计算的,差不多是用钱在续命。人都会生病,看病这个钱能留住,就非常重要。”杨灵丹的父母也是生意人,从小,她就知道父母为了筹集资金着急的样子。“家庭带给我的观念,让我知道手里有现金可以周转是多么重要。”

也有年轻人想通过存钱,获得话语权,得到自我人生的掌控。

王仁杰虽然只是处于记账阶段,但记账之后,他能明确自己的消费项目,最后再存下一部分钱,是他的最终目标。

存钱干什么?“我还和父母住在一起,住一起有它的烦恼,我妈会过问我每晚几点钟回家,今晚又和哪些朋友一起出门了。都是小事,但就是不自由。”王仁杰想自己买套单身公寓,虽然房价对于他的工资来说,那么遥不可及,但努力存钱是所有想法的第一步。



促销

深一度

不吃苦,要知苦

林立

在读报道时,我常感叹,如果我是外国人,我一定学不好中文。中国文字语言最难之处,字形、词汇的丰富,只是最表层的难。一些词汇的内涵之深不可测,绵密复杂,才是中文至深的奥秘。

“消费降级”,这个词算是新词,中国人能感同身受。但它同样内涵丰富,让我感叹国人提炼生活境况转化为新词汇的高超能力。

消费降级,等于“穷”吗?那肯定不是。但你细品,对这个词深有体会的都市人,他真正的心情,就是在“哭穷”。尽管如报道中所呈现的,他们可以习惯消费降级后的生活,能够理性地认识到,几百元的衣服和几千元的衣服,差别仅仅在于“牌子”。也可以忍住不去下馆子吃饭,一日三

餐坚持自己做,认清这样也不会缺少营养,还能积攒人民币。放弃频繁的旅游,生活也可以继续运转,找到更经济实惠的爱好,也可以排遣个人的压力和烦恼。

但说到底,都不情愿,不痛快。我没有否定这种“不痛快”的意思,我自己也是不痛快群体中的一员。不过我很想探究一下,为什么不痛快呢?

我觉得答案藏在另一个词语里面——吃苦。

小学时,当我想要一件超过基本生活所需的物件,例如一双有气垫的篮球鞋时,我父母就会让我选择普通的球鞋。他们告诉我,不要攀比,不要不满足,要学会吃苦。小小的我就如此理解,不是买不起但就是不买,就叫吃苦。

牢记吃苦,确实让我不自觉地学会了节俭,但从我意识到

自己的消费力上限在哪之后,我也会报复性地消费一些可能完全用不上的物件。它们被买来之后,确实很快就成了摆设。但是进入消费降级之后,我非常怀念能够“报复性消费”的日子。

我感觉那是我自己争取来的快乐,简言之,那是“再也不想吃苦”的快乐。

把苦吃进去,消化掉,能获得什么前进的动力吗?我觉得没有。前进的动力,是快乐的,是甜的,苦吃进去,我都忍不住吐掉了,从来消化不出什么。

但承受苦,确实磨砺了人的意志。苦,有它的意义吗?我特别喜欢林语堂先生写的《苏东坡传》,林先生将苏东坡最显著的性格特征——“乐观”写得极为动人。苏东坡的一生,苦难与幸福的比例,可以说是苦多于乐了。但他极为乐观,总是能在苦难

中笑出声来,写出许多让读者极为感动的诗词来。

苦,对于苏东坡来说,从来不是“吃”下去的,他只是“知苦”,非常知道苦的滋味,但他不吃下去,他不被动,他主动接纳了苦。

林语堂概括苏东坡的乐观:“延缓年老漫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,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恼。”

苏东坡面对苦的诀窍,就是不让它成为自己的情绪。苏东坡落难时,那何止过的是“消费降级”的生活,但如果让他用现代白话词汇去形容,他绝对不会说“消费降级”,他只会笑呵呵地说:“不买了。”

不吃苦,知苦就行,让我们笑着向苏东坡学习吧。等赚更多钱了,咱该买啥还买啥。

苦的意义,就是衬托出甜的滋味嘛。

